

中國通俗小說叢刊之三

鳳凰出版社印行

繡像

韓湘子全傳

繡像韓湘
子全傳

補傳韓湘子全傳叙

玄委黃之剖也混元一氣醞釀開先天地得之以貞觀日月得之以貞明星辰得之以貞
朗雷霆得之以發聲霞雲電火得之以流光草木得之以華實鳥獸得之以為聲音毛質
蟲魚得之以為鱗介蠢動或審而飛或委而行或五色絢耀而八音鳴和以至雖以審思
歷世常存鵠以藻神衝霄遠飛非是氣孰能使之哉然山以是而恒峙水以是而恒流而
山水時有崩潰溢涸者以是氣有滯鬱而不通也又得是氣並生兩間有以御之則立都
配極絳節高居若失其微則如喪將之寇朝暮之露委枯槁爾而且死欲望長生得乎
故曰共公不觸山媧皇不補天迺世有號為神仙者聰明得氣之先玄微窮氣之妙機變
化化渾萬象以冥觀道極生生控六龍而虛矯聲廣劫之大夢翻聲惡之重昏是以翱翔
九有苦海靜濤天之波容與八荒疑山息飛冕之大乘翠鳳於丹邱踪神奇而超世取班
龍於玄圃跡希有而越人朝游圓海夕寄石諸絕粒茹芝後天不老辟如蓬萊鎖島木簷
翠而不凋苑囿園林草長榮而秀植也參稽赤牘發金記於五圖夷老紫文淺丹經於九
籥有仙湘子系出昌黎際唐憲宗之盛時為韓文公之猶子術解三真方名八石外珍五
曜內守九精雲裝解散馭登無上之仙梯煙駕飛霧國證一真之道果第名不載於家乘
事不外乎傳紀閻公之文集有祭十二郎文而無其人參公之題詠有雲橫秦嶺句而虛

其目祇以矇叟瞽師執簡高歌道扮狂謳一唱三歎熙熙然慊愚氓村嫗之心洋洋乎入
學究蒙童之耳而章法厖雜舛錯讖詞詰屈咬牙以之當榜客鼓枻之歌雖聽者忘疲以
之登騷卿鑒賞之壇則觀者閉目今之傳湘子者豈有得於超氣之奧因駕長年之客轍
而托湘子以宣洩其梗槩耶抑果有是湘子而借其事以吐胸中之奇耶倣模外史引用
方言編輯成書揚榷故實閱厯疎窗三載搜羅傳往蹟標分殘帙如於日次布新編文章
奇詭筆縱真容識記博洽鋒豪藻掘通靈毓於雉衡山源原有自奪胎氣於白鶴侶臂
無窮脫輪迴而名高星相強空巒而各証無生洒金橋候城門頭頭是道砍芙蓉化美女
在在傳神真火熾妖魔知丹爐之能守牧童識神仙見道情之動人點化石獅祈求瑞雲
顯神通之廣大手招龍聖足駕祥雲昭變幻之圓圓善養元陽雪地酣眠非浪跡逍遙地
府情緣擺說是良因迎佛骨於集中如來顯化渡愛河於半路美女醒迷卜身世之吉凶
驅鱸魚之兇暴苦修行而有益歸故里以還真托夢求覲一枕黃梁猶未熟假云超然之
人成虎竟罹灾幸僕主之重逢本公引路喜姑媳之交勦金為調人情態飯心聽命妖瘴
脫厄索神斬桌韋沐目之秘文窮天水陸之幻境闡道德性命之奥旨明幽冥鬼神之
異聞分立不相抵牾首尾不相矛盾有三國志之森嚴水滸傳之奇變無西遊記之譏虐
金瓶梅之亵淫謂非龍門蘭臺之道文不可及也工竟設奇簡堪標緣國門旌賞洛邑靈

聲

時

天啟癸亥季夏朔日煙霞外史題於泰和堂

繡像韓湘子全傳目錄

卷一

第一回

第二回

第三回

第四回

第五回

第六回

第七回

雉衡山鶴兒毓秀
脫輪迴鶴童轉世
虎榜上韓愈題名
灑金橋鍾離現形
砍芙蓉暗諷蘋英
棄家緣湘子修行
虎蛇擋路試韓湘

卷二

第八回

第九回

第十回

第十一回

第十二回

第十三回

第十四回

第十五回

菩薩顯靈昇上界
韓湘子名登紫府
自誇胡蠻驚羅刹
湘子假形傳信急
退之祈雪上南壇
駕祥雲憲宗頤禮
聞華筵湘子談天
顯神通地上鼾眠

湘江岸香獐受讒
談星相鍾呂埋名
洞房中湘子合巹
睡虎山韓湘學道
候城門衆戲相子
化美女初試湘子
妖魔遁形避真火

韓湘子定守丹爐
兩枚童眼識神仙
喝道情韓湘動衆
石獅點化變成金
龍王躬身聽就令
論全真湘子吟詩
養元陽退之不悟
假道童筵前暢飲

卷三

第十六回

第十七回

第十八回

第十九回

第二十回

第二十一回

第二十二回

第二十三回

卷四

第二十四回

第二十五回

第二十六回

第二十七回

第二十八回

第二十九回

第三十回

入陰司查勘冤生

韓湘子神通化顯
唐憲宗敬迎骨佛
耽溺陽退之赴任
美女莊漁樵點化
問吉凶廟中求卜
坐茅庵退之自嘆
苦修行退之覺悟

召仙女慶祝生辰
林蘆英恩愛牽纏
韓退之直諫受貶
渡愛河湘子擇船
雪山裏牧子醒迷
解飢渴茅屋接身
驅蠻魚天將施功
甘守節林氏堅貞

歸故里韓湘顯化
呂純陽崔家托夢
崔尚書假公報怨
卓韋庵主僕重逢
墨虎山樵夫指路
人熊駛韓清遇嶺
香獐幸脫離水厄
韓林盡證聖超凡

韓退之



唐憲宗



林生

漢鍾離



告純陽

韓湘子



賓夫人

林蘆英



雄衡山鶴
律成真



世轉輪
迴歸畫脫



洒金橋
鐘呂現形



續像韓湘子全傳卷一

錢塘 雄衛山人 編次

武林 泰和仙客 評閱

第一回 雄衛山鶴兒梳秀

湘江岸看燈堂道

評閱

混沌初分世界。陰陽配合成人。紫身白靄。重新鳥兔。環不定。曾見渤海變海。梳看松柏凋零。青牛白犬吠天津。轉眼棋枰相處。

蓋天地之間九州八極。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澤有九氣。風有八等。水有九品。何謂九州。東南神州曰農土。正南坎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凶土。正西弁州曰井土。正中冀州曰中土。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濟州曰成土。東北濱州曰隱土。正東陽州曰申土。何謂九山。會稽山。王屋山。首山。泰山。岐山。太行。華山。五門。何謂九塞。曰大汾。渾阤。荆沅。石城。散盤。井陁。令疵。句法。居庸。何謂九載。白楚。真臘。越雲夢。秦陽洋。晉大陸。鄭圃田。宋孟諸。晉海。陳鉅鹿。歲昭余。何謂八風。東北曰寒風。東右曰條風。東南曰晉風。南方曰臣風。西南曰涼風。西方曰麗風。西北曰薦風。北方曰寒風。何謂六水。曰河水。赤水。澧水。黑水。江水。淮水。闐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南北一萬六千里。水道八千里。通谷其名。川六百陵徑二千里。禹乃使大章。自東極至於西極。一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伏堅亥戌。自北極至於南極。一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凡鴻水湖數。自三仞以上。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五十里。有九洲焉。乃以急上填深水以為名山。授堯帝以天下。地中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裏。百一十四步。一尺六寸。上有木。其修五丈。殊樹。玉樹。璇樹。不死樹。在其西。沙棠樹。琅玕樹。在其東。綠樹。在其南。碧璫樹。在其北。一邊名曰龍耳山。一邊名曰雄衛山。詩云。雲連龍耳峯秀。水出雄衛山更高。是也。真個好山。有詞賦為証。

遠望嵯峨。近觀翠翠。山勢嵯峨。岷注洋洋。海翻雷浪。石形峰律。鎮蛟蜃。八瀉銀海。土龍在木。火方隔。雲母藏東南。境界高巖壁。怪石奇峯。不盡寶。鳳翥鳴。看不了。松盤蟠舞。雲飛飄飄。隱深山。國妖妖虎。東嶽鎖。瑤草奇花。不謝。青松翠柏。是春。仙桃紅。豔豔修竹。綠森森。一片雲霞。這樹。樹陰。雨陰。潤水落根。正是。千山高聳翠天柱。萬壑橫天地。痕那雄衛山頂上。有一株大樹。樹上有一隻白鵝。乃是熏精金火生。氣陽陰。頂參星。葉。昂首趾纏。為胎化之仙禽。羽毛之宗長也。有詞賦為証。

瘦頭路眼。掌毛缺肉。風瑟瑟。背皮膚。鳴。未成聲。止。金穴而迴翔。白。非溶日。集蘭若而顧足。或乘軒于街園。馭江瓦之樓。或取箭于耶溪。飲漢草之果。長凡鳥。輕舉。乘雞。詠怡鸞鳳以迴征。薄雲高而高啄。真人是猴山王子之遺。遼東十令之屬。

白鶴兒住那堆衡山中。雖然是一个羽族。凡禽喫人公而戰。尾毛發鳴九臯而徹天。恰因那三十三天。迦陵宮中太元始天尊前。一隻仙鵝。一日飛下這山上來。白鶴兒見他飛來。便是福至心靈的一般。去與他交媾了一通。那仙鵝就把仙家的妙理。學道的真詮。一泄漏與這白鶴兒。白鶴依了仙鵝的傳授。便在山中樹上。朝吞日液。暮採月華。飲露含風。餐霞吸露。修行了三四百年。只是道夢無師。有翅下飛。脫不得羽殼毛軛。上不得瑤池闕苑。察巧看這山中。有一個香爐。也是百餘年不死的毛團。慣會與妖作怪。翼露脣蜜。與白鶴結識做了弟兄。逐日在江口閑遊。山中禱拜。正是逍遙自在無拘束。不怕閻君。不怕天也。說話的從頭至尾。說得有源委。這閻浮大千世界。生着白鶴香爐。也不知有幾億億萬萬數。何這孽鵝。這隻孽鵝。會成精作孽。蓋因天地間有四生六道。且說那四生佛經上說。胎生。卵生。濕生。化生是也。那六道。佛說。仙道。佛道。鬼道。道。畜生道。修羅道。是也。投托得胞胎好。就有好結果。投托得胞胎不好。就沒好結果。這便是報應輪迴。天地無私的道理。原來這白鶴香爐都是漢朝時两个人轉世。所以下毒有這般結果。怎見得是漢朝的人。過了三四百年。又來做神做鬼。看官仔細聽。說出單門大意。便見這本奇的故事。昔日漢帝朝內有一位左丞相安撫。生下一女。四歲上母亡。將女父與乳母撫養。這女兒到得七歲。各色俱不待人。指點自然。會得一日安坐相朝回。曉見女兒房中。有人彈瑟品簫。要問是誰人。丫頭說是小姐。安撫聽了一回。走進房中。問女兒道。老夫朝中回來。只聽得汝在房中彈琴品簫。是誰人教汝的。孩兒。自舊但遇不消人教得。安撫道。我止生女一人。上無哥姐。下無弟妹。汝這般天賜聰明。我就取汝。叫做靈臺小姐。遇了千歲。她與汝同搭。贊定。要與自相做个繼室。任你狀元來說婿。故也。決不與他乳母通。為何不與狀元到也。與首相做繼室。安撫道。嫁與狀元做結髮夫妻。也要過十五六年。方纔做得一品夫人。若嫁與首相做繼室。這阿就是一品夫人了。乳母道。世上的事。只等你撮弄。不等你算計。怕老爺要賠了夫人。又折兵。安撫叱退乳母。以後有了許多人來說媒。安撫只是不從。一日嘉慶皇帝安撫上殿。說道。朕有姓男。年方二十二歲。未娶。朕聞相國有一位靈臺小姐。前與人為繼室。何不嫁與朕男。安撫道。臣青年有病。願休。與高相為繼室。不敢嫁與皇姪。漢帝道。嫁與首相。竟得勝似伐皇姪。安撫奏道。這阿相的門。就是一品夫人。若皇姪不知是將軍。是太尉。便有許多不同。漢帝道。依卿所奏。賜你一品夫人。何如。安撫道。賜一品夫人。還是越俎犯分。不如自相的好。漢帝大怒。要把安撫丞相斬首示衆。百官替他討議。擇得放逐。當下漢帝把他削去官爵。放在遠方去。又入差官督管。靈臺小姐入朝相見。却說靈臺小姐。嬌嬈。体态。令人親。又為他幾乎性命不保。吃了。一驚。乃不梳不洗。含羞淚眼。入朝。見皇帝令憲頭一看。果然見娘姨絕世嬌嬌。嬌嬌隨命。當管發到山西紅鍋山內。嫁了一個村夫。叫做李不動。那李不動生

得身是三尺。魂魄分三推不上肩。四推和身轉。因此上人取他一个诨名叫做「李不動」。這靈靈小姐也「藝雖全的人嫁了這般一个蠢物。真所謂駝馬。常駝痴漢走。巧裏常伴拙夫眠也。」那靈靈小姐心懷抑鬱不上數年。得病身死。這李不動見靈靈小姐死也。懸樑縊死。一魂兒追趕靈靈小姐。他兩人三魂渺渺。七魄悠悠。一直走到陰司地府。閻羅禁前。尸見牛頭馬面攔住道。你兩個是何等人。奉何人。尚攝前來怎的不與差人同來。靈靈小姐道。我是安撫丞相的女兒。喚做靈靈小姐。只因那月老錯配姻緣。把我嫁與這李不動為妻。故此抑鬱而死。魂魄未見閻羅皇帝。說一個明白。李不動道。我是山西紅銅山內李不動。便纔曉得他也是死的了。遂成聲大哭起來。驚動了閻羅天子。當下閻羅天子升殿。便問外邊是甚麼人。這般良苦。牛頭馬面嚇得不敢出聲。判官上前。把靈靈小姐李不動的話。奏聞一遍。閻羅天子叫他两个進來。跪在案下。他两个又把生前的苦情哭訴一遍。閻羅天子放他回轉陽世。閻羅天子道。這是你自來殺到。非是我這里差人錯拿來的。要回去也不能。如今判官两个轉世去。又做一塊了。汝兩人心願罷。萬下閻羅天子判道。天者歸天。地者歸地。人者歸人。始終得所。天便宜安靜。以示閻門不守。憎嫌以生蒙陷。今靈靈小姐生前怨望已乘人道之。常死後長陳冤孽。而生之報。幸是性惡不昧。肯氣猶存。令無轉世。胎化仙禽羽虫。宋長悔。三百年後遇仙點化。迷復成人。李不動稟魂陋形容。賦愚痴最質。只合換身這裏替命。村莊耕給妻子。重重研鑿于度外。乃敢望婚相尉。春愁紅粧。教佳人抑鬱而死。稍微懶追奔不舍。寄送性地。應墮毛孽。合無賤為香穢。三百年後與白鵞結為知識。以完宿累判訖。靈靈小姐與李不動。依首垂泪。答尋蹠路。這便是白鵞替檢前生的結證。如今尸說韓湘子。十一度韓文公的故事。且把這段因果。丟下一邊。至後王帝殿前。有一个左慈廉大將軍。冲和子。因在蟠桃會上與巽陽子爭奪蟠桃。打碎玻璃玉盤。王帝大怒。把冲和子。巽陽子都贬到下界去。一个投托住平州昌黎縣韓家的。便是沖和子。名叫韓愈。一个投托住平州昌黎縣林家的。便是巽和子。名叫林圭。原來這韓家九代積善。真誦竟庭內景仙譜。韓太公生下两个兒子。大的叫做韓愈。字退之。娶妻鄭氏。次的就是韓愈。字退之。娶妻荀氏。他两个兄弟弟恭夫。和睦順協。一堂之上。且是好得歡喜。只是都不曾養得兒子。那韓愈終日憂悶。常對兄弟退之說道。有妻無財。有財無子。造化緣分不齊。惟有你身最苦。我和你這般年紀。還沒有男女花兒。如何是好。有詩為証。

默默嘆嗟嘆。音音似失連。

口因無子包。日復苦難支。

退之道。然雖如此，哥哥也不必憂慮。我契九代積善，少不得天生一个好兒郎出來，以為積善之報。難道倒做了一个沒尾蛇，好羞愧的不成？這般要也快然。只是終日焚香禮拜，禱告天地祖宗，必定有報應了。萬下轉會做了退之言語。每日虔誠禱祝，感動得本處城隍土地東厨司命六神，各上天奏聞玉帝。要降生一个孩兒與韓金。

永平州昌黎縣城隍土地司命六神臣某等稽首稟白。奏聞昊天金闕至尊玉皇上帝。臣聞萬聖滅極懶厚民錫福之機，大就金蓮開馨品自新之路。凡伸祈福無不感應。有昌黎縣韓金積善報于九代。奉秘典於一生。情因無子意切惄天。伏望鑑明修奉。展布祥光賜翼翼之丹衷。賜翩翩之令子。庶平水沾道庇，不負誠心。袍沃恩涼，無虛榮奉。月輪常輝，願力無違。臣等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待命之至謹。奏以聞。

玉帝聽奏，遂將金蓮玉造道法神術付與神仙鍾離權呂洞賓，到於下界。普度有德有行之人。上天選用。如修行未到，送以轉世為人的便。着他往鎮會家投胎化。待日後積巧累行，不昧前因，墮古塵埃，以成正果。鍾离二仙領了勅旨，按下雲頭，一路上逢仙問呂仙道：「何者尸解昇天？」赴端桃大仙食父梨火葬，享壽萬年。九芝七祖俱登仙界，為何閻浮世境三千大千人眾只知沉淪慾海，冥溺愛河。恣酒色猖狂，逞財勢氣焰。不肯施捨妻子，脫離離家，就九轉連丹，長生不老。呂仙道：人生一世，如魚在水中。本是儻悠自住，無奈繪罕鹽水，奇詠相投，以致吞鉤上鉤。定力全前，然且幾能忍心火停鐵浪，固守鴻濛。先天種子，兩手捧日月華。鍾山道：五濁迷心，三途崎足。拈花惹葉，絕緣忘劫。愁紅石不存一粒金丹，終難脫形骸。駭飛，飛兩人今日領旨，下凡不知那州那縣得遇如意。呂仙未及回答，忽見東雨上一道白氣，衝徹雲霄。有若虹霓之狀，怎見這烈的異慶。

赤烟非霞，似雲似霞。非霞，氣氣氤氳，布晴空，似雲似霞，帶騰騰瑞氣。落霞微微，激清衝日，遮天兩耳不聞雷。原無風雨，一天光映潔。驟起虹霓，占氣者不辨為天子氣。神仙毛羽，那知是天子氣。神仙毛羽，坐者不識為帝王雲。卿相雲，將軍雲。威士雲。端的這一道白的，道是天子。道是雲。仔細看來，圓羅綿半空中，不定其間吉與凶。一陣仙風吹擣去，管教平地露根蹕。呂仙用手摘與鍾仙道：「這般白氣衝天而起，主在蒼梧之間，湘江之岸，非聖非非，當是妖邪之氣。且把仙氣吹一陣去。」若是仙氣，氣散了，就是那羣風影了。於是鍾仙掀起那落腮鬚，睜開了獅子大口，望著東南方，吹了一口氣去。果然是二陣大風，把那衝天的白氣都吹散了。呂仙睜開慧眼，望那方一看，就認得是兩個毛圓，在那裏吐氣。一個是青猿造孽，一個是白鶴弄種。不說兩個仙師隨便至，且說白鶴，正住那湘江岸上，各自顯出神通，隨心遊戲。忽見這一陣風吹將來，住下了。白氣就知是兩個神仙到來。他也不慌不忙，扭身一變，都變做金真犧，立在那江邊，等候着仙師。這金真犧，生打拗。